

金庸前秘書編選新書 李以建：武俠小說以外的金庸

1955年2月8日，查良鏞開始以金庸為筆名在《新晚報》連載武俠小說，這一天正好是李以建的生日，而二人的緣分卻未止於此。1994年李以建來港，次年開始在金庸身邊工作，直到2018年金庸去世。共事廿四年，他感慨道：「查先生既是我的老闆，也是我的老師」。

那時，金庸已從報業退休，讓李幫忙收集整理自己過往的寫作資料。由於手稿零落，保存不多，金庸給出的第一站是香港大學圖書館。李以建在那裏複印了金庸的全部小說，後來，更是投入到武俠小說以外的收集整理之中。他將金庸武俠小說之外的寫作分為六大範疇：影話、專欄文章、翻譯、學術論文、散文、社評，認為金庸的話語世界中，有巨大的冰山之下的部分等待被發現。

影評經歷賦予小說畫面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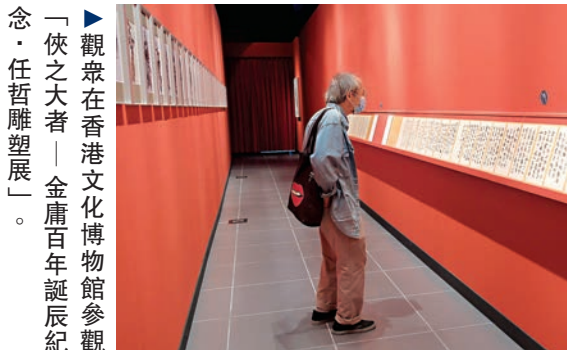
金庸在港最初的創作，始於1951年5月8日，在《新晚報》以「姚薔蘭」為筆名發表影評。然而寫影評的過程中，金庸幾乎每年更換一次筆名，從「姚薔蘭」到「林子暢」（1952年8月22日）再到「蕭子嘉」（1953年4月28日），據李以建分析，筆名的更換使金庸的身份經歷了由平易近人的女性，到影評人，再到莊嚴的影評人的轉換，這也是金庸在影評寫作上愈發深入的過程。

影評寫得多了，金庸對電影的積累也達到一定數量，他於1953年開始，以「林歡」為筆名為長城電影公司編劇，寫了7部劇本。1960年，更作為電影導演與胡小峰合導了越劇《王老虎搶親》。

李以建認為，金庸的影評經歷對他日後創作武俠小說有很深的影響，他將電影的方式用在小說寫作中，如描寫兵器打鬥時用「喇喇」等象聲詞，這是之前武俠小說沒有使用過的。另外，金庸寫出的武俠小說極富鏡頭感，運用「蒙太奇」等手法，使讀者讀來身臨其境，也是得益於他影評人和編劇的經歷。從影話到電影評論，從專欄到小說巨著，金庸的創作經歷了從短到長、從雜談到綜述性評論、從技術的介紹到運用、從細節推敲到總體把握的過程。

專欄文章五年半筆耕不輟

從1962年底到1968年，除67年停更半年外，金庸每天至少要寫4篇文章，包括連載小說、翻譯、專欄和社評，有時更同時連載兩部小說，李以建說，「一篇文章從一千字到四五千字不等，因此他動不動就是寫了百萬字」。因此在金庸身上，既能看到天賦，又能看到「天道酬勤」。



▲「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任哲雕塑展」。

▲觀眾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

為寫作新手支招 冀年輕人摒棄「碎片化閱讀」

適逢香港閱讀月，在講座互動環節，觀眾向李以建提問，如何提高年輕人的閱讀和寫作興趣？

李以建認為寫作好壞是「生來具有」的，然而同學們可以試一下：「你寫個十篇，其中三篇寫散文，如果你寫的文章大家都說不好，那么在寫作上就是沒有前途的。」判斷完自己是否有寫作天賦後，再深入地慢慢去學習。描寫一個人時，當做自己是在為他拍一部電影，怎樣用摒棄對話的方式，將這個人物相關的畫面展現出來，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作品。

恰逢「俠之大者——金庸百年誕辰紀念·任哲雕塑展」正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講座門外展出，李以建更現場舉例：「我們會形容一個人是很勇敢

的，是強有力的，但什麼是『強有力』？看一下（講座）外面的雕塑，你就會知道什麼是強有力。它不是寫三個字就能形容的，你要從雕塑的形象整個區描述，才會寫得讓人信服。」他表示，我們總是喜歡用抽象的字眼，與其寫一個人「勤勞」，不如描寫一個廚師，每天都上班炒菜，他的勤勞便不言而喻。就好像金庸在寫文章時，鏡頭感貫穿全文，讓人像看電影一樣享受。

李以建又進一步補充道，金庸從來不用「西化」的語言，譬如「因為，所以」、「不但，而且」等關聯詞，且會特意使用符合小說時代的古字、異體字，足見他的文學功底深厚。

隨着資訊科技的發達化，年輕人認識金庸的方

金庸的武俠小說，在華人圈內幾乎無人不知，為何他卻說「金庸的武功，世人只識一半」？金庸前秘書李以建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日前舉辦的「談金庸武俠以外的文化寫作」講座中，介紹了金庸在武俠小說以外以不同筆名撰寫的文化隨筆，包括電影評論、文藝評論、專欄文章、翻譯著作，以至佛學研究文章等，從多個角度認識和了解這位「一代武俠小說泰斗」的傳奇人生和豐富作品。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

►李以建為書迷簽名。



書介

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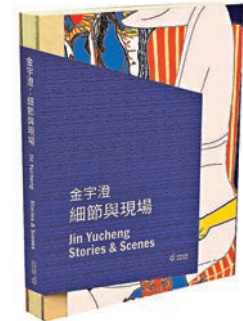
作者：格雷格·吉拉德、林保賢
出版：中華書局(香港)



在九龍城寨被清拆了二十年多後，《黑暗之城：九龍城寨的日與夜》記錄了城寨的黃金歲月與消亡，與讀者一同重新思考和認識九龍城寨這個空間和生活其中的不平凡社群，為他們留下獨特的城寨印記，撿拾城寨的凋零與茂盛。本書不但收錄具分量的歷史篇章，更有俯拾皆是精彩照片、繪畫、地圖和城寨街坊的口述故事，詳細地探討1945至1990年間城寨的急遽發展，同時研究它過去的黑暗面。城寨總給人詭異和神秘之感，是源於許多關於它的謬見，此書也會道出這些謬見背後的真相。

金字澄：細節與現場

作者：金字澄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



本書為《繁花》作者金字澄首部中文版繪畫作品集。2012年《繁花》的首次出版期間，金字澄就為小說繪製了20幅插圖，激發繪畫靈感和激情，自此開始繪畫創作，至今已舉辦多場個人畫展。書中收入金字澄10年來創作的極具個人特色的200幅畫作，以「樹、少年、水鄉、花園、馬、書、變」等為主題，亦包括10餘幅《繁花》插圖手稿。這本書是閱讀小說《繁花》的理想伴侶，同時也適合於任何對中國文化和藝術感興趣的人。

時光機修復師的生存對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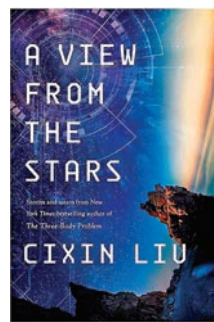
作者：游朝凱
譯者：宋瑛堂
出版：新經典文化



時光終會帶走你所愛的人。回到過去，是否就能彌補生命的缺憾？在未完工的小宇宙31，時空旅行司空見慣，人們每天都鑽進時光機，只為回到人生最糟糕的一天，試圖力挽狂瀾。與作者同名的主角游朝凱，擔任時光機維修技師，和一隻狗、可與人對話的AI電腦共同生活。他協助排解人們時空旅行的種種疑難。除了接客戶的求助電話，他還會去探望母親。他的父親，嘗試發明時光機，經歷挫敗總算成功，卻決定拋棄妻子消失無蹤。有一天，主角游朝凱送修時光機時，遇到未來的他自己，開槍射殺了對方，卻因此受困於時間迴圈。逃脫迴圈並找到父親的關鍵，就在未來的游朝凱交付給他的書：《時光機修復師的生存對策》……

A View from the St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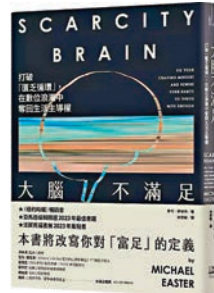
作者：Cixin Liu
出版：Tor Books USA



隨着Netflix原創影集《三體》上線，劉慈欣作品在海外的銷量全面飆升。從1987到2015，本書跨越30年，收錄雨果獎得主劉慈欣的隨筆、訪談和早期短篇小說，相較於主流小說偏重人物的內心世界，劉認為科幻小說更重於建構世界觀與場景，其使命是讓讀者見識宇宙的壯闊。從本書可一窺他如何從科幻小說的讀者、作者一路蛻變為信徒，也能體會到這位荒涼邊境守衛者的孤獨。

大腦不滿足

作者：麥可·伊斯特
譯者：林慈敏
出版：方舟文化



為何我們的慾望永遠無法滿足？即使身在資源充足的年代，隨着數碼浪潮來襲，大腦更容易陷入匱乏，渴望更多食物、物品、資訊和影響力。然而，當過度消費引發問題，盲目追求「更少」卻可能變得更糟……長期專門研究人類行為的內華達大學教授勇闖世界，走過長達6萬4千公里的旅程，探索人類大腦永遠不滿足的真相，揭開富足真正的意義。跟隨作者向猶他大學的哲學系教授、伊拉克的精神科醫師、輕裝前往世界旅行的探險家、玻利維亞叢林中的齊曼內人、本篤會修士等學習，這場橫跨人類學、藥學、生理學、心理學與哲學的知識饗宴，幫助你識破「匱乏循環」無所不在的陷阱，從追求短期舒適的「匱乏循環」，轉變為重視長期成長的「豐盛循環」。

王躍文一次目光炯炯的「走神」

作家王躍文最近出版了一部《走神》（湖南文藝出版社，2024年4月），是他的「首部歷史文化隨筆集」。一位作品眾多且影響力甚廣的作家，讀者往往會比較關注其冠以「首部」名義出版的著作，因為這往往會打開了解作家的一條新路子或者說捷徑。王躍文愛讀《詩經》《論語》《莊子》《史記》《資治通鑑》，也寫過《大清相國》等歷史小說，但這麼晚才出版一部「歷史文化隨筆集」，值得通過本書管窺他的創作全貌。

市場上曾有「小說家的散文」出版熱，作家李洱說過：「小說家的小說倒不一定要看，小說家的散文一定要看」，這句話很容易理解，因為小說家以虛構為天職，讀者很少能直接到小說中讀到作家本人，而散文就不同了，小說家沒法在散文中偽裝，除了更誠實一點，否則沒法把散文也寫好。這一點，也可以用來形容沒這部可以稱之為隨筆、雜文、散文集的《走神》。

「走神」在詞面上的意思，是指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思想開小差，整體上是個不含褒貶的中性詞，但用在一些人身上（比如不愛學習的孩子）也略含批評意思。但文化人的「走神」，顯然不是這個詞語的常規所指，按照王躍文在本書序言中所寫，《走神》是自己的失眠成果，「數羊、背書、冥想，都沒有安神催眠之效，我就常常走神千里之外，或是萬里之遙」。作家出版一本著作，在緣起或源起方面，多有類似舉重若輕的說法，讀者姑妄聽之，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走神》共分為三輯，分別為《大人們的壞脾

氣》，《權杖與華表》，《仁者·君子·凡人》。單從小輯的命名，看不大出來作者的鮮明表達意圖，按照我的閱讀理解，《大人們的壞脾氣》講的是古代官員們的無名之火或者使性謔氣，《權杖與華表》集中講的是康熙、雍正、乾隆等這些皇帝們的真情假意或者獨斷任性，《仁者·君子·凡人》則把視線對準了孟子、莊子、竹林七賢等這些思想家或知識分子，寫他們的貢獻與逃避，深邃與性情……最後這輯名字雖有「凡人」關鍵詞，但這一整本書，落筆到「凡人」身上的字句寥寥無幾，認真想來，大約與某位著名媒體人所說的那句話一致，王躍文以及這本書「不忍心批評或監督弱勢群體」。

拿掉《走神》這本書設計略帶呆萌、紙張柔軟的封面，暫時忽略這個溫和的、甚至帶有「難得糊塗」意味的書名，在進入到被硬殼書封包裝起來的內容之後，會覺得文字的鋒芒在閃爍着冷兵器才有的那種氣息，比如《老爺去廟裏喝茶》，說的是官人老爺隨口一句「想去廟裏喝茶」的話，連帶着和尚、沙彌、舉人、秀才等等，為了搞好接待工作，要忙碌好多天，既擔心沒做好準備，官人老爺沒好臉色，又擔心官人老爺說要去但遲遲不去，如那個段子所調笑的那樣：熱戀少女等待着男友，「怕他不來，更怕他亂來」。

《大人們的壞脾氣》中提到的張之洞、蘇東坡、殷洪喬以及出現在本輯中的其他大人們，無論文名和口碑怎樣，也都有着一些壞脾氣。這些壞脾氣表現出來的形式各種各樣，有的挺討人厭，有的好歹能套上個「性情」的名頭，歸根結



書評
《走神》
作者：王躍文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文：韓浩月

底，這些大人們的壞脾氣可以用「驕嬌二氣」這四個字來總結。對比之下，《權杖與華表》中出現的皇帝們，在王躍文筆下得到的待遇就差了點，這輯文章裏寫到的皇帝，比如嘉慶皇帝親自為龍汝言打招呼，一直到主考官把龍汝言錄為狀元才龍顏大悅，比如康熙、雍正，「用人整人，不太關乎官員們的好忠貪廉，也不關乎國法綱紀」，所有事情「聖上其實都知道」，至於皇帝是真傻還是裝傻，作者沒有給出答案，但讀者心中自有答案。

我讀《走神》，並未走神，因為王躍文的隨筆、雜文寫作，和他的官場小說一樣，目光炯炯，表達犀利，有凝聚讀者注意力的能力，他文章的價值指向太清晰也太明確了，如探照燈照射到大道上，一眼可以看到道路兩邊、全貌包括盡頭。有了這盞探照燈，讀者不會在閱讀中迷路、迷茫，甚至與作者達成了會心一笑的默契。

最後我想說，讀《走神》這本書，不會使你愛上什麼人，也不使你恨上什麼人，而是會幫你成為入定之人，讀到妙處忍不住一聲「呔」字脫口而出，那些書中的官員老爺、皇帝大神們，沒準會被你嚇一跳。